



語徵集覽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47

11



117
247
11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一



魏

宋

何晏

朱熹

藤維楨

物茂卿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騫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見壽問

卷之十一

一

之則吾從先進

因孔安國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質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就中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

古義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夫子據時人之意而述之也

也用之謂用禮樂也周末文勝時人專知崇文而不知尚實故以先進之禮樂謂之野人不知其本出於實以後進之禮樂謂之君子亦不知其既過於華夫子之言亦與其不遜也寧固之意蓋雖為

當時言之然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論曰世道之升降雖細所關甚大矣故夫子於風俗變革每深守慨歎焉學者所當詳之也由是觀之世所傳逸禮戴記等書頗傷繁縟且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也

先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剛仕字非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中庸曰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
不考文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
行同倫雖有其
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

定然後祿之是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進仕字
豈可刪乎。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
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註禮樂因世損益後
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
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
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君制作禮
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禮開國君
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所言可
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有此

樂焉
告顏子四代禮
樂衛靈公篇

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殷
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
與間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
進後進既已以已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
得其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
之。但其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
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
子而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

謂禮樂。凡言文質者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為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侈其數。鮮麗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謂為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為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即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晏子事見禮記檀弓
林放問禮本八佾篇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古鄭玄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之者此時皆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皆不在門故孔子憶當時相信之難得而數之也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論曰德行者聖學之全體兼言語政事文學三者豈可作一科言之哉而三者亦不本於德行則言語雖可聞徒辨而已矣政事雖可見徒法而已矣夫學雖可取徒博而已矣不足以為學也孟子稱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而三子皆在德

行科則聖人之學者可知矣後世之論學或異乎此不知所謂學者果何事哉

徵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為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

孔子不取臧文仲見公治長衛靈公篇及左傳文公二年

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為之序矣。以己意秩其德。亦佛氏菩薩羅漢是倣。已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千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歲。顏淵三十歲。子貢三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見左傳文公二年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史記仲尼弟子傳

顏淵季路侍公冶長篇
閔子侍側本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同

諸子欲師事有若孟子滕文公

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原憲三十六歲子羔
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四十四歲曾子四
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
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十三歲閔子
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五歲徵諸
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側閔
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行顏
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
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

篇
子游薦滅明雍也篇
魯無君子公冶長篇

欲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
游子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
賤當鼻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
尼燕居曰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
張長子貢也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
是十三歲字倒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長孔子六
歲閔子亦字倒從史記為是子路少九歲脫二十
字有若史記為是子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為四子
游滅明家語為是檀弓載曾子責子夏曰齒女是
齒當相若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古孔安國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己

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

顏氏云爾

古義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相長也此聖人得顏子而深喜之辭蓋顏子於夫子之道神會妙契不止若芻豢之悅口而終日所言無所違逆故夫子云然○夫聖人之言猶天地之大也高者知其高卑者知其卑若子路樊遲猶或疑或不悅况其他者乎唯顏子之賢為能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故凡讀論語者於夫子之言當反省其悅與否以自驗其所造之淺深也

徵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

六德九德數見

微生畝譏見憲問篇

焉及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天地無棄物明時無棄材器侯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顏子為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為佞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

新胡氏曰父母凡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數而美之

古義間離間也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其處於異母兄弟之間宜間言之所易入也而閔子誠孝惻怛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母兄弟之言間之於閔子孝之至也

徵孝哉閔子騫子騫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謂外人也。父母昆弟以為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臣父母昆弟內或相充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孚於邦。故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

弟之言也。仁齋以間為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不容稱其字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古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

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古義詩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次反復此言有意謹言者也。孔門賢者不為不多而孔子以南容之謹言妻之。以其兄之女何哉夫言者君子之樞機與戎出好

抑詩大雅蕩之什

皆其所招進德修行亦其所致苟易其言則雖聰明才辨超出於人然難保其能修身飭行不陷於禍此夫子之所取於南容也

微而容三復白圭抑詩也不言抑而言白圭其所

左復唯一章已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已

古無

注新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古義詳見前篇哀公問章

微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古之道也大戴禮

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

否朱子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

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

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古孔安國曰路淵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樽外棺也請為樽欲賣車以買樽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恣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樽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古義孔氏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夫子之車賣以作樽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故言後顏路請車想非請其必不可請者而夫子之於顏子奚惜一車蓋喪可以稱家之有無而朝廷威等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所以不許其請也顏路之請夫子之不許一毫無所顧慮蓋師弟子間其誠心質行如也

徵無

顏淵死子曰噫天恣予夫恣予

古包氏曰噫痛傷之聲天恣予者若恣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新噫傷痛聲惜道無傳若天恣已也

古義噫傷痛之聲此悼顏子死而數學之將絕若天恣予也論曰自古玉者之興天必與之賢佐聖賢之興天亦必生之羽翼兩者必有奇遇夫發聖人之蘊而萬世無窮者顏子其人也今而早死夫子之發嘆也宜矣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恣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之死實係于道之興廢而非惟厥躬之不幸故夫子同其數顏子亦大矣哉

徵天恣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子故顏

天曰子
子曰天
子曰天
子曰天
子曰天
子曰天
子曰天
子曰天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曰噫天祝予

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古馬融曰：慟，哀過也。孔安國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

新慟，哀過也。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憐，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

古義：慟，哀過也。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人謂顏淵此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言其死可憐，哭之宜。

慟非他人之比也。論曰：宜哀而哀，宜樂而樂，皆人情之所不能已。而雖聖人無以異于人。故人情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苟中其節，則為天下之達道。不中其節，則為一人之私情。求之人情而所不安者，皆情性之正也。

聖人不為也。故蒧。蒧與縱情，其為罪也均矣。大學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宋儒繇此，遂以聖人之心為靜虛為無欲為明鏡止水而不知。聖人之心以仁愛為體，禮義為所為。天下萬人倫之至也。若以大學視之，則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不免為心不在焉。故予嘗以遺書者為此也。二三子向於此，曰：人豈有徵無說。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之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子曰：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新卷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
 止之蓋顏路聽之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
 人也蓋曰言曰自而人入葬非之始不
 也古義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非禮也此歎不
 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言非我之所當為
 亦猶夫二三子也蓋夫子自賤之辭以上五章門
 人記之以見顏子默契夫子之道非他人比也蓋
 卷具稱家之有無禮與其奢也寧儉君子之愛人
 以德細人之愛人以財門人徒知愛顏子而不知
 所以愛顏子惜哉顏子門人猶不免於
 厚葬之非則後之行禮者其可不監哉
 徵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
 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
 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邦者也蓋孔子
 自悔其不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

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
 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羣曰鬼神及死事
 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
 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
 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
 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
 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
 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古義問事鬼神者疑祭祀得饗與否也夫子抑之
 使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達故又問死以為人

死而為鬼若死而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抑之使專務知生之道也生者謂生存之道也此言能事人則得事鬼神能知生則得死其意蓋若曰務事人而勿諂鬼神盡生存之道而勿求死之理也夫子抑之深矣蓋仁者務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智者不求知其難知苟用力於人道之宜而又能盡生存之道則人倫立矣家道成矣於學問之道盡矣何謂生存之道凡人止有父母下有妻子而身之成敗家之存亡事固百端能識其不可不務而戒謹恐懼勿敢荒廢則謂之知生也論曰夫子於鬼神之理未嘗明說及乎答樊遲子路略露其意而於死生之說終未嘗言之言蓋非不言之本非所以為教故不言也此夫子之所以度越群聖而為萬世生民之宗師也記禮之書屢載夫子論鬼神之言繫詞又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可知皆非聖人之言也

嘗曰為政篇

徵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

禮記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蓋死者不可言者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俛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也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

觀詩

集覽卷之十一

十一

神道設教易上
象大觀
神道設教易上
象大觀

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
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可不謂妄乎。且其
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道設教。鬼
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
有此言。陋矣哉。

閔子待側聞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古鄭玄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
強之貌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
新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尹
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
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昇真不得其死
然憲問篇

古義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子路剛強無含蓄氣象故有不得其死之理○洪
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閔聞和也行行剛也
侃侃直也夫子之於門弟子道並行而不相悖各
因其材而成之於此可見矣但如子路之行行非
聖門中和之氣象故因以戒之○夫子嘗有才難
之歎蓋朝廷之治學問之傳必得藉英才以振其
頹綱尋其墮緒而四子之賢皆任道之器有待之
材有慰乎夫子欲及唐虞
三代之盛之意故樂焉
徵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羿暴不得
其死然可以徵已。

曾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古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
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王肅曰言必有

中者善其不改
欲勞民改作
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益改作之仍因也貫
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
舊貫之善言不妄發發
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古義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改作
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閔子以是諷之夫
子蓋善其不欲勞民改作也言貴乎中而不貴乎
華其中者不妄發妄發則不中改作長府不貴乎
經傳未必不由閔子一言之助也夫言激而發露
者能疎人之聽然必有弊温而含蓄者雖未遽疎
人之聽然人不能不服故言不患不
激而患不温閔子之氣象可想見矣

徵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
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
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

仲丘曰左傳定
公十五年
動容周旋中禮
孟子盡心篇
言中倫四句微
子篇

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
灾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
理非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定邾隱之死也而
仲丘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如
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
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
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
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
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古馬融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

之解

新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

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以夫子之言遂

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

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

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古義子路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故其發於聲音

者亦如此蓋惡其不類聖門之氣象門人以夫子

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以此解之言不可以此

忽之也升堂未入室喻子路之學雖造高明正未

之地然未入從容自得之域也夫子論人每因瑕

索美就有過而求無過故編者並記此以示夫子

之意夫聲音之失微矣然夫子遽聞而深警

之則遊於聖人之門者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家語辨樂解

徵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

鄙殺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

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

化氣質之說矣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

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

學則豈足以為一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

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

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

不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

善人不入於室
本篇

善人不在於室

解者也。蓋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乎。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矣。既曰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則豈特聲音之失乎。可見逐文為解者其言支已。與耳。本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古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愈猶勝也。
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愈猶勝也。道以中

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古義朱氏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愈猶勝也。人皆以過為優。不及為劣。故夫子告之如此。蓋行則一也。此以師商二子之行。雖有過不及。然其相反。故子貢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徒知不及之為不及。而未知過之為患也。若二子失於過與不及。亦局於其氣質之偏。而學問之功。不有以勝之也。
徵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

堂堂乎張可者與之共見子張篇

庸豈以名道乎。以見曰夫子曰豈以中譽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古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也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

聲其罪以責之

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

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

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

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

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古義周公王室至親位百官上其富宜矣今季氏以魯國之卿富過於周公而冉求又為季氏宰為

之急賦斂以益其富也此不言季氏富於魯公而

言富於周公者蓋記者微意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夫國家之所以足財用者亦為民而已冉有

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

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

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

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

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

微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

魯公豈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

周公之富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

宣公稅畝左傳宣公十五年

禮記

集賢堂

十七

於周公全魯之時矣。或曰：周公非且也。謂東西二
 周公也。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
 氏至附益之十七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
 在中。古文辭宜若是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
 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
 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
 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
 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
 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
 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可謂

子曰雍也篇
 子路曰子路篇

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世無政事
 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相者，知
 而無不為。殊不知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路曰：衛君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
 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
 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
 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兇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也。
 歸罪於冉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

孔子曰季氏篇

端可以見已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

也弟子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孔安國曰魯鈍也

過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嘖

新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敬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

以見其為人矣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

深造乎道也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嘖

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

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

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

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古義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朱氏曰愚者知不

足而厚有餘魯鈍也朱氏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

止少誠實也朱氏曰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

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今從之此責

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可以夫子之言少四子也韜

氏廣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

粗俗則略乎外皆生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者

欲使四子自覺其偏而歸於中耳凡聰明者所見

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

曾子魯鈍初苦其難入而不取有易心故其造反

深矣

徵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

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

其解者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

趙岐註見孟子盡心篇

張也。其為人蹠蹠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教辟喬志，蹠蹠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教之失也。由也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嘖。邢昺曰：舊註作嘖嘖，字書吸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吸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況嘖嘖字殊乎。大矣。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故揚其善。此

賜也達雍也篇

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道，何足為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古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勸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存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

貧也。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不能料事而多心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笑矣。○其言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其言近道乎？不然，何能屢至於空匱而不改其樂也？命言天命也。殖生也。貨殖謂貨財自生也。子貢雖不務求富，然其才自能致富，故曰不受命也。億意度也。中謂中理也。言其才識亦能料事而多中也。人之於貧富有義而已矣。苟合於義，則可以富。可以貧，然亦有命非起于貧富之表者。則不能泰然自安焉。夫莫之致而至於貧富也。苟有所致而至者，雖義而非命也。若子貢之貨殖，固非世之豐財者比。然不免有所致而至，故可謂之不受命而不可謂無義也。是子貢之所以不

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告四代禮樂衛
盡公篇

及顏子也。○**徵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並言，可以見已有必興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

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篇

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

而論之意問

其不下

孰愈問公冶長
篇
升庵外集經說
部

公冶長
升庵外集經說
部

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屢

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者不及顏子也。顏子

雖屢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用其才於治生。雖

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也。孔門唯顏子

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之。此章亦並

言者。其故為爾。殖升庵以為與殖通。引考工記說

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說非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舊迹而己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

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

者。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循古之成法也。不入於室不求入道之精微也。善

人之所道如此。善人者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

焉者。故舉世仰慕焉。子張好聞故以善人之道為

問。夫子言善人之所道。惟欲其自善而不好踐古

之成法。亦不求入道之蘊奧。以是為道。是其所以

止為善人而其德不足法也。蓋雖以善人之資。然

不由學焉。則其卒也必不免於自私自用。智此蓋論

非論善人也。世人不識善字。是後世佛氏言善而人狃其說

一聽善則輒作佛氏之解。故朱子謂善人質美而

未學者也。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

尚書文選
大正德基王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王經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

王者之迹熄孟子離婁篇

大王肇基王迹尚書武成文

可欲之謂善盡心篇

或似能入聖人之間。與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大氏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大解。可笑之甚。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君子。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朱氏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袁氏黃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不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

徵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數。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與答子貢問鄉人皆好之同意。古註以為善人之事。失之。

答子貢見子路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古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新**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遠。巡畏縮而為之不勇。再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古義**凡為子弟者當務體父兄之心而謙卑遜順不可自專。子路性剛故戒之。若冉有之資則失之於弱。故從其所問而不抑之也。兼猶兼食兼道之兼。謂加倍於人也。此言聖人之教人或進或退各有其權。猶天地之道。陽舒陰慘。各當其時。萬物自生成。長育於太化之中也。由求之問未必同時。

未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偶見而疑之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意孰能識之後世為人之師者大類欲以己性之齊能而施之于天下之材亦異乎夫子之道矣故不知為師之道而為人之師則必賊夫

徵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

虞戴德子曰昔高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為不任

以言孔子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

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

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

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

以赴之矣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

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

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古義朱氏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

必死也觀此言足見夫子若不幸遇難顏子必敢

死而不顧身夫子愛護之厚顏子契合

之深俱在於道而非恩義兼盡而已也

徵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

在後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

後以護孔子蓋鬪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

無所敢死。是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闕以護夫子。而曰夫子無恙。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朦朧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乎。亦豈翅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

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問之。孔安國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子故問之。足為大乎。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孔安國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
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子故問之。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

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
 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其可使人從已也故
 曰殺又與君亦不從也
 其廢乎二子可免矣
 古義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以道事
 君謂能格君心之非而非道不敢陳也止即致為
 臣而去具臣謂備臣數而已言然則二子可從君
 之所欲也朱氏曰二子雖未必不從然大義所在亦決
 不從也朱氏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
 之義則聞之熟矣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
 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
 心也○觀夫子論大臣以人品而不以位道伸矣
 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矣雖位在三公不
 免為具臣楊雄以大臣許魯兩生則知雖
 韋帶之士苟有其器則亦可以為大臣也

子亦有異問乎
 季氏篇

徵吾以子為異之間異之間異問也與子亦有異
 聞乎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

善言不善學善不問不察言
 而山出言不實者不問不察言

佞者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孔安
 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人於夫于強其
 而朱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也言治民事神皆所以
 為學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
 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即仕以為學其
 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
 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中以禦人耳故夫子不
 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
 政不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不在於脩身而後及
 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
 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適足以害之言費之邑有民人有社稷可以為政
 此即學也豈特以讀書為學哉佞者變亂是非使
 人迷惑子路之言似有理而實足賊人故夫子深
 斥之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
 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
 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未之序矣不知
 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論曰夫書
 所以載前修之嘉言懿行也故不讀書則昧於得
 失之迹而無應今日之務蓋依舊則易為新學古
 則能制今不多蓄前言往行而能治國安民者未
 之有也但讀書之法有正有俗
 有善有不善學者不可不察焉
 徵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
 而學未成故云爾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書謂尚書

盡信書孟子盡
 心篇
 易大傳繫辭
 莊子天下篇曰
 詩以道志書以
 道事

孟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
 書道政事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
 古言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
 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黜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古孔安國曰曾參父名點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此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

已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為治率爾先三人對包氏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方義方馬融曰西笑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鄭玄白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視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小相謂相若之禮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孔安國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周生烈曰善點獨知時包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水相

新曾參父名點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

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
 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也謂向義也民向
 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孔
 子問也下效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
 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
 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公西華志
 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
 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
 見曰會衆頒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
 禮者言小亦謙辭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
 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
 歌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
 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袂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
 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
 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
 有以見夫久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
 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

意而其宵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
 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
 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點
 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夫
 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
 而不見哂敬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
 之此亦曾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
 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
 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
 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
 游心千里之外然自是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
 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
 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
 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
 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
 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
 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也言女居常則培人不知我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攝管束也二十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義方也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孔子問也足富足地冉求承子路之言而言若諸侯之國則吾不能得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之地而治之自能富足其民若禮樂固非已所能當待有德君子以任其責焉夫子於冉求之言無貶詞者蓋許之也下倣此赤又承冉有之言而言非曰能之願學焉者將述下事先叙謙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有大相有小相希間歌也鏗爾投瑟之聲舍置作起也撰具也猶言素蘊暮春服單袷之衣禮二十而冠志蓋適當暮春時也魯城南朱氏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

也點蓋深厭周末之膠擾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其所言有唐虞三代之民會誦鼓腹各遂其性氣象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蓋有合於夫子願見唐虞三代之盛之意也三子同對而夫子特哂遜讓之辭故夫子哂其不相稱此以下亦夫子之辭明所以不哂二子之意言冉有志於治國而其辭謙讓不敢斥言邦故不哂之也公西華不敢斥言諸侯且願爲小相皆其言之謙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論曰聖人之學有用之學也苟於經濟之務有所不足則讀書雖多辨理雖明不足爲貴也三子之言自後世觀之固似規規于事爲之末而不要其極者然所志所言皆其實事而非後世空文遺實用者比乃有用之實材也若夫點之言悠然自得從容暇豫實有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之氣象夫子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禮

記載夫子之語亦曰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若點者蓋雖非中行之事而亦與夫放浪物

外者固不同矣暗有合於聖人之意故夫子不覺發歎而深與之

徵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

失古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

對是豈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

註方義方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義方出左傳謂

為人下之道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

於義故曰義方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

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

已朱子不用之希訓閑歇主一無適錮於中耳孔

左傳隱公三年

易曰文言

奕小數孟子告子篇

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聲朱子弗取亦謂不敬邪

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具也為政之具易韓康

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非矣蓋古言猶言三

子者之道也孟子曰奕小數也孔安國考經傳曰

廢此二義則萬世不協父子相怨其數然也又曰

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韓康伯所謂

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浴沂之答

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豈得其

解者按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必有

所傳授矣孟子稱點狂者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

家語弟子解曰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

謂浴于沂風于

見

舞雩孟子稱點狂者見盡常篇

顏子問為邦衛靈公篇

子貢問為衛靈公篇

其志極大有志於制作禮樂。陶冶天下何也。所謂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古之人豈非文武周公。樂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太非老莊則理學也。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已。且公西華謙于禮樂。而曾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遠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已。今之時也是微言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已思所以對也。投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

子貢答為衛君之問見述而篇

南容所言見憲問篇

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高視。狂者之象也。大氏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含哺鼓腹。各遂其性。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不言其志而言已。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此諸南容則曾點大穎利。南容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機。故孔

曾點倚門而歌
禮記檀弓

有是哉子之迂也
也子路篇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本篇

子所以不對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言之，所以深與之也。又觀於季氏之恣，曾點倚其門而歌，此必其恣不中禮與無恣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吁嗟咈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道也。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一

